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黃帝素問

(二)

王冰注

林億等校正

商務印書館發行



黃帝素問

(二)

王冰注
林億等校正

國學基本叢書

黃帝內經素問

卷八

寶命全形論篇第二十五

新校正云按金元起本在第六卷名刺禁

黃帝問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而乃生焉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此之謂也則假以溫涼寒暑君王衆庶盡欲全形好生惡死者貴賤之常情也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生長收藏四時運行而方成立

留淫日深著於骨髓心私慮之新校正云按太素虛作患余欲鍼除其疾病爲之柰何虛邪之中人微先見于色不知

也留而不去淫行日深邪氣襲虛故著於骨髓帝矜岐伯對曰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鹹謂鹽之

不度故請行其鍼新校正云按別本不度作不庶歧伯對曰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鹹謂鹽之

而潤物者也夫鹹爲苦而生鹹從水而有水也潤下而苦泄故能令器中水津液潤滲泄焉凡虛中而受

物者皆謂之器其於體外則謂陰囊其於身中則謂膀胱矣然以病配於五臟則心氣伏於腎中而

不去乃爲是矣何者腎象水而味鹹心合火而味苦苦流汗液鹹走胞囊火爲水持故陰囊絃絕者其音

嘶敗也陰囊津泄而脈絃絕不止也凡鹹之爲氣天陰則潤在土則浮在人則囊溼而皮膚剝起絃絕者其音

其病當發於肺葉之中也何者肝以木氣發散故病深者其聲噦噦謂聲濁惡也肺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

也平人氣象論曰藏真散於肝肝又合木也病深者其聲噦噦謂聲濁惡也肺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

按太素云。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絃絕者。其音嘶敗。木陳者。其葉落。病深者。其聲嘔。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異。三字與此經不同。而注意大異。楊上善注云。言欲知病微者。須知其候。鹽之在於器中。津液洩於外。見津而知鹽之有鹹也。聲嘶者。知琴瑟之絃將絕。葉落者。知陳木之已盡。舉此三物。衰壞之徵。以比聲噦。識病深之候。人有聲噦。同三聲者。是為府壞之候。中府壞者。病之深也。其病既深。故鍼藥不能取。以其皮肉血氣。各不相得。故也。再詳上善作此等注。義方與黃帝上下問答。義相貫穿。王氏解鹽鹹器津。義雖淵微。至於注絃絕音嘶。木數葉發。殊不與帝問相協。考之不若楊義。帝曰。余念其痛心。為之亂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聞之。以為殘賊。為之柰何。謂殘賊害賊。之得也。多也。帝曰。余念其痛心。為之亂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聞之。以為殘賊。為之柰何。謂殘賊害賊。涉於不仁。致岐伯曰。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天形假物成。故生於地。命惟天賦。故懸於地。黎庶也。岐伯曰。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天形假物成。故生於地。命惟天賦。故懸於地。生之在我者。德地之在我者。氣德流氣薄。而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地恆畜養之。故為父母。四氣調神大論曰。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知萬物者。謂之天子。育養之。故謂曰天子。天地常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沈浮於生長之門也。知萬物者。謂之天子。育養之。故謂曰天子。天地有陰陽。人有十二節。月節。謂節氣。外所以應十二經脈也。天有寒暑。人有虛實。寒暑有盛衰之紀。虛實表多少。能經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四時。知十二節之理者。聖智不能欺也。修養者。則合四時生長之宜。能知十二節氣之所遷至者。雖聖智亦不欺侮而奉行之也。能存八動之變。五勝更立。能達虛實之數者。獨出獨入。吐吟至微。秋毫在目。謂心。存達。謂明達。吐。謂欠。吟。謂歎。秋毫在目。言細必察也。八動。謂八節之風變動。五勝。謂五行之氣相勝。立。謂當其王時。變。謂氣至而變易。知是三者。則應効明著。速猶影響。皆神之獨出獨入。亦非鬼靈能召遣也。新校正云。按楊帝曰。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別為九野。分為四時。月有小大。日有短長。萬物並至。不可勝量。虛實吐吟。敢問其方。請說用。岐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達。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絕。萬物盡然。不可勝竭。達。通也。言物類雖不可竭。盡而數要之。故鍼有懸布天下者。五。黔首

其餘食莫知之也。而崇乎末莫知真高懸示人彰布於天下者五矣。而百姓新校知餘食咸棄茂之不務於本。

飽食注云人愚不解陰陽不知首共服此道終日莫能知其妙益。一曰治神。專精其心不妄動也。所以

又太素作飲食善注云黔首共服此道終日莫能知其妙益。一曰治神。專精其心不妄動也。所以

蓋欲調治精神專其心也。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存生之道知此五者以爲攝養可得長生也。魂神意

魄志以爲神主故皆名神也。欲爲新校者先須治神。故人無悲哀動中則魂不傷肝得無病。秋無難也。無怵惕

思慮則神不傷心得無病。冬無難也。無愁憂不解則意不傷脾得無病。春無難也。無喜樂不極則魄不傷

肺得無病。夏無難也。無盛怒者則志不傷腎得無病。季夏無難也。是以五過不起於心則神清性明五神

各安其藏則二曰知養身。始知養己身之法。新校正云按太素身陰陽應象大論曰飲食男女節之以彼用之不

壽延遐算也。二曰知養身。始知養己身之法。新校正云按太素身陰陽應象大論曰飲食男女節之以彼用之不

暑溼攝之以時有異單豹外調之害即內養生無期也。實慈恕以愛人。和塵勞而不迹。有殊張毅高門之傷。即

外養形也。內外之養周備則不求生而久生。無期也。實慈恕以愛人。和塵勞而不迹。有殊張毅高門之傷。即

神其次養形。詳王氏之注。專治神養身。於用毒藥之際。其說甚狹。不若用鍼爲解也。三曰知毒藥爲真。攻邪

優若必以此五者解爲用鍼之際。則下文知毒藥爲真。王氏亦不專用鍼爲解也。三曰知毒藥爲真。攻邪

順宜而用正。四曰制砭石大小。而古之以砭石爲鍼。故全元起云砭石者。是古外治之法。有三名。一鍼

之道。其在茲乎。四曰制砭石大小。而古之以砭石爲鍼。故全元起云砭石者。是古外治之法。有三名。一鍼

不見衆凶弗聞外內相得無以形先衆脈謂七診之脈衆凶謂五藏相乘外內相得言形氣相得也故下文

曰可玩往來乃施於人也玩謂玩弄言精熟也標本病傳論曰謹熟陰陽無與衆謀此其類人有虛實五虛

勿近五實勿遠至其當發間不容噴人之虛實非其遠近而有之蓋由血氣一時之盈縮爾然其未發則

如此矣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手動若務鍼耀而勻動靜而知邪正此之謂也鍼耀而勻謂鍼形光淨而

噴作噴全元起本及太素作胸手動若務鍼耀而勻動靜而知邪正此之謂也鍼耀而勻謂鍼形光淨而

勻上下靜意視義觀適之變是謂冥冥莫知其形所調適經脈之變化之不可見也故靜意視息以義斟酌

不知變易形容誰爲其象也新校正云按八正神明論云觀其冥冥者言形氣榮衛之形於外而工

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沈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於外故曰觀於

冥冥見其烏鳥見其稷稷從見其飛不知其誰烏鳥歎其氣至稷稷嗟其已應言所鍼得失如從空中見

而爲信亦不知其伏如橫弩起如發機血氣之未應鍼也則起如機發之迅疾帝曰何如而虛何如而實言血

誰之所召遣爾伏如橫弩起如發機靜其應鍼也則起如機發之迅疾帝曰何如而虛何如而實言血

伏如橫弩起如發機然其虛實豈留呼岐伯曰刺虛者須其實刺實者須其虛言要以氣至有效而爲約

而可爲準定耶虛實之形何如而約之岐伯曰刺虛者須其實刺實者須其虛言要以氣至有效而爲約

經氣已至慎守勿失失經氣也深淺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言精氣專一也

淺不同然其補寫皆如一俞之專意故手如握虎神不外營焉新校正云按鍼解論云刺實須其虛也

八正神明論篇第二十六

與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二卷又

黃帝問曰用鍼之服必有法則焉今何法何則服事也法象也岐伯對曰法天則地合以天光謂合日月

度帝曰願卒聞之歧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候日月者謂候日之寒

謂先知二十八宿之分應水漏刻者也略而言之常以日加之於宿上則知人氣在太陽否日行一舍人

氣在三陽與陰之分矣細而論之從房至畢十四宿水下五十刻半日之度也從昂至心亦十四宿水下三刻

與七刻終日之度也靈樞經曰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

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六刻人氣行三舍又曰日行一舍人氣行於身一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二舍人氣

行於身三周與十分身之六日行三舍人氣行於身五周與十分身之四日行四舍人氣行於身七周與

十分身之二日行五舍人氣行於身九周然日行二十八舍人氣亦行於身五十周與十分身之四由是

故必候日月星辰也四時八正之氣者謂四時正氣八節之風來朝於太一者也謹候其氣之所在而刺

之氣定乃刺之者謂八節之風氣靜定乃可以刺經脈調虛實也故曆忌云八節前後各五日

不可刺灸凶是則謂氣未定故不可灸刺也新校正云按八節風朝太一具天元玉冊中是故天溫

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寫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沈中居雪也水月始生則血

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

血氣也是以天寒無刺衛氣沈也天溫無疑血淖液而月生無寫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是謂得時而調

之謂得天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候日遷移定氣所在南面故日月生而寫是謂藏

虛血氣弱也新校正云按全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絡有留血命曰重實也留一為經誤血氣盛

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真邪不別沈以留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淫邪起故帝曰星辰八正何候歧伯曰

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制謂制度定星辰則可知日月行之制度矣略而言之周天二十八宿合漏水

百刻都行八百一十丈以分晝夜也故人氣行一周天凡一千八百八十分身十六丈二尺以應二十八宿合漏水

於身水下二刻日行二十分五百四十息氣行再周於身水下四刻日行四十分二千七百息氣行十周

於身。水下二十刻。日行五宿。十分之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周於身。水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也。
而云之則常以一周加之一分又十分分之六。乃奇分盡矣。是故星辰所以制日月之行度也。
正云詳周天二十八宿至日行二十八宿者東方嬰兒風南方大
八宿也本靈樞文今具甲乙經中。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
為病者也以時至謂天應太一移居以八節之前後風朝中宮而至者也。
新校正云詳太一移居風朝
中宮義具四時者所以分春夏秋冬夏之氣所在以時調之也。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
天元玉冊曰四時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氣所在以時調之也。
脈夏氣在孫絡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也然觸冒虛邪動傷真氣避
而勿犯乃不病焉靈樞經曰聖人避邪如避矢石蓋以其能傷真氣也。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
其氣至骨入則傷五藏。氣以虛感虛同。工候救之弗能傷也。
天忌不可不知也。帝曰善其法星辰者余聞之矣願聞法往古者岐伯曰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驗於來今
者先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以候氣之浮沈而調之於身觀其立有驗也。
榮衛之不形於外而工獨知之。明前篇靜意視義觀適之變是謂冥莫知其衰盛焉善惡悉可明之新校正云按前
篇乃寶命全形論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沈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於外故曰觀
於冥冥焉。
通於無窮者可以傳於後世也是故工之所以異也。
若神髣髴言形氣榮衛不形於外以不可見故視无形嘗无味伏如橫
八節之虛邪也。從虛之鄉來。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

見其形。正邪者不從虛之鄉來也。以中人微故莫知其情意。莫見其形狀。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

上工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敗。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敗之也。義備離合。知其所以中人微故莫知其情意。莫見其形狀。

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戶焉。莫知其情。而見邪形也。三部九候。為候邪之門戶也。守門戶故見邪形。

以中人微故莫知其情意也。帝曰。余聞補寫。未得其意。岐伯曰。寫必用方。方者。以氣方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

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內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鍼。故曰寫必用方。其氣而

行焉。方猶正也。寫邪氣。補必用員。員者。行也。行者。移也。行謂宣不行之氣。令必宣行。刺必中其榮。復以吸

排鍼也。鍼入至血。故員與方。非鍼也。所謂方員者。非謂鍼移。謂移未復之脈。俾其平復。刺必中其榮。復以吸

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神安則壽。神去則形。帝曰。妙乎哉。論也。合人形於陰陽四時虛實之應。冥冥

之期。其非夫子孰能通之。然夫子數言形與神。何謂形。何謂神。願卒問之。神謂神智。通悟。岐伯曰。請言形。

形乎。形。目冥冥。問其所病。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索之於經。慧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外隱其

目冥冥而不見。內藏其有象。故以診而可索於經也。慧然在前。按之不得。言三部九候之中。卒然逢之。不

可為之期。準也。離合真邪。論曰。在陰與陽。不可為度。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過其路。此其義也。帝曰。何謂神。岐伯曰。請言神。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見。適若昏。昭

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耳不聞。言神用之微密也。目明。心開而志先。言心之通。如昏昧開卷。目之見

弗能言者。謂心中清爽而了達。口不能宣吐以寫心也。俱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我忽獨見。適猶若昏。昧爾。既獨見了。心眼昭然。獨能明察。若雲隨風。卷日麗天。明至哉。神乎。妙用如是。不

可得而三部九候爲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也。以三部九候經脈爲之本原則可通神悟之妙用若以九言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

離合真邪論篇第二十七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一卷名經合第二卷重出名真邪論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余盡通其意矣經言氣之盛衰左右傾移以上調下以左調右有餘不足補寫於榮輸余知之矣此皆榮衛之傾移虛實之所生非邪氣從外入於經也余願聞邪氣之在經也其病人何如取之奈何岐伯對曰夫聖人之起度數必應於天地故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脈宿謂二十八宿度謂天之三百六十五度也經水者謂海水濱水渭水湖水河水汝水三陰三陽之脈所以胃者以內外參合人氣應通故言之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足陽明外合於脾足厥陰外合於肝足少陽外合於膽足少陰外合於腎足太陰外合於脾足陽明外合於胃足少陽外合於膽足少陰外合於腎足太陰外合於脾天地溫和則經水安靜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泣天暑地熱則經水沸溢卒風暴起則經水波涌而隴起亦應之夫邪之入於脈也寒則血凝泣暑則氣淖澤虛邪因而入客亦如經水之得風也經之動脈其至也亦時隴起其行於脈中循循然循循然順動貌言隨順經脈之動息因循呼其至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平其行無常處其比大則常平之形診小者非細小之謂也以之經氣爾然邪氣者因其陰氣則入陰經在陰與陽不可爲度以隨經脈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因其陽氣則入陽脈故其行無常處也

早退其路。即而寫之。逕路既絕。則大部之中。九候之位。卒然逢遇。當按而止之。吸則內鍼。無令氣忤。靜以久。

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鍼。以得氣爲故。候呼引鍼。呼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寫。其按經之旨。先補真氣。乃寫。

法。呼盡內鍼。靜以久留。此段寫法。吸則內鍼。又靜以久留。然呼盡則次其吸。吸至則不兼呼。內鍼之候。既

同。久留之理。復一則先補之義。昭然可知。鍼經云。寫曰。迎之迎之。意必持而內之。放而出之。排陽出鍼。疾

氣得泄。補曰。隨之隨之。意若忘之。若行若悔。如蠶蠶止。如留如還。則補之必久留也。所以先補者。真氣不

足。鍼乃寫之。則經脈不滿。邪氣無所排遣。故先補真氣。令足後乃寫。出其邪矣。引謂引出。去謂離穴。候呼

而引至其門。呼盡而乃離穴。戶則經氣盡也。以平定邪氣。無所勾留。故大邪之氣。隨帝曰。不足者補之。奈何。

岐伯曰。必先捫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彈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門。以閉其神。手捫循切。

謂指按也。捫而循之。欲氣舒緩。切而散之。使經脈宣散。推而按之。排蹙其皮也。彈而怒之。使脈氣騰踊也。

抓而下之。置鍼準也。通而取之。以常法也。外引其門。以閉其神。則推而按之者也。謂蹙按穴外之皮。令當

應鍼之處。鍼已放去。則不破之皮。蓋其所刺之門。門不開。則神氣內守。故云。以閉其神也。調經論曰。外引

其皮。令當其門。戶又曰。推闢其門。令神氣存。此之謂也。新校正云。按王引調經論文。今詳非本論之文。引

傍見甲乙經鍼道篇。又呼盡內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爲故。呼盡內鍼。亦同吸也。言必以氣至而爲去鍼之

日。已下乃當篇之文也。呼盡內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爲故。呼盡內鍼。亦同吸也。言必以氣至而爲去鍼之

也。時來時去。故不常在。以周遊於十六丈二尺經脈之分。故不常在所候之處。故曰。方其來也。必按而止之。止而取之。無逢其衝而寫之。衝謂應水刻數之平氣也。經曰。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然氣在太陽。則太陽獨盛。氣在少陽。則少陽獨盛。夫見獨盛者。便謂邪來。以鍼寫之。則反真氣者。經氣也。經氣太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此之謂也。經氣應刻。乃謂爲邪。工若別傷真氣。故下文曰。真氣者。經氣也。經氣太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此之謂也。經氣應刻。乃謂爲邪。工若別達。故曰候邪不審。大氣已過。寫之則真氣脫。脫則不復。邪氣復至。而病益蓄。泄脫邪氣。復侵經氣。大虛。故病彌。故曰其往不可追。此之謂也。不可復追。召使還。不可挂以髮者。待邪之至時而發鍼寫矣。言輕微而蓄積。故曰其往不可追。此之謂也。不可復追。召使還。不可挂以髮者。待邪之至時而發鍼寫矣。言輕微而之。況若涌波。若先若後者。血氣已盡。其病不可下。言不可取而取。失時也。本作血氣已虛。盡字當作虛字。此字之誤也。故曰。知其可取如發機。不知其取如扣椎。故曰。知機道者。不可挂以髮。不知機者。扣之不發。此之謂也。微言貴知也。帝曰。補寫柰何。歧伯曰。此攻邪也。疾出以去盛血。而復其真氣。視有血者。乃取之。此邪新客。溶溶未有定處也。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逆而刺之。溫血也。言邪之新客。未有定居。推鍼補之。則隨補而前進。若引鍼致之。則隨引而留止也。若不出盛血。而反溫之。則邪氣內勝。反增其害。故下文曰。刺出其血。其病立已。帝曰。善。然真邪以合。波隴不起。候之柰何。歧伯曰。審捫循三部九候之盛虛而調之。盛者寫之。虛者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則其法也。察其左右上下。相失及相減者。審其病藏以期之。氣之在陰。則候其氣。氣之在陽。則候其氣。之在於陽分而刺之。是謂達時。靈樞經曰。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一刻。人氣在陰分也。積刺不已。氣亦隨在周而復始。故審其病藏。以期其氣而刺之。不知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地以候地。天以候天。人以候人。調之中府。以定三部。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脈之處。雖有大過。且至。工不能禁也。禁謂禁止也。然候邪之處。尚未能知。豈復能禁止其邪氣耶。誅罰無過。命曰大惑。反亂大經。真不可復用。

實爲虛。以邪爲真。用鍼無義。反爲氣賊。奪人正氣。以從爲逆。榮衛散亂。真氣已失。邪獨內著。絕人長命。予人天殃。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久長。識非精辨。學未該明。且亂大經。又爲氣賊。動爲殘害。安可久乎。因不知合之四時五行。因加相勝。釋邪攻正。絕人長命。非惟昧三部九候之爲弊。若不知四時五行之氣序。亦足以殞絕其生靈也。邪之新客來也。未有定處。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逢而寫之。其病立已。再言之者。其法必然。

通評虛實論篇第二十八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四卷。

黃帝問曰。何謂虛實。歧伯對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奪。謂精氣減。少。如奪去也。帝曰。虛實何如。言五藏虛實之大體也。歧伯

曰。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足寒也。非其時則生。當其時則死。非時。謂年直之前後也。當時。謂年直之年也。餘藏皆如此。同。帝

曰。何謂重實。歧伯曰。所謂重實者。言大熱病。氣熱脈滿。是謂重實。帝曰。經絡俱實。何如。以治之。歧伯曰。

經絡皆實。是寸脈急而尺緩也。皆當治之。故曰。滑則從。濇則逆也。脈急。謂脈口也。夫虛實者。皆從其物類始。故五

藏骨肉滑利。可以長久也。物之生。則滑利。物之死。則枯濇。故濇爲逆。滑爲從。從。謂順也。帝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何如。歧伯曰。絡氣不

足。經氣有餘者。脈口熱而尺寒也。秋冬爲逆。春夏爲從。治主病者。春夏陽氣高。故脈口熱。尺中寒。爲順也。十二經十五絡。各隨左右。而有太過不

足。工當尋其至應。以施鍼。故云。治主其病者也。帝曰。經虛絡滿。何如。歧伯曰。經虛絡滿者。尺熱滿。脈口寒濇也。此春夏死。秋冬

生也。秋。冬陽氣下。故尺中熱。脈口寒。爲順也。帝曰。治此者。柰何。歧伯曰。絡滿經虛。灸陰刺陽。經滿絡虛。刺陰灸陽。以陰分主

經故帝曰。何謂重虛。重實也。此反問前歧伯曰。脈氣上虛。尺虛。是謂重虛。言尺寸脈俱虛。是謂重虛。此少一虛

字多一上字。王注言尺寸脈俱虛則不兼氣虛也。詳前熱病氣熱脈滿為重實。此脈虛氣虛尺虛為重虛。是脈與氣俱實為重實。俱虛為重虛。此脈虛者言無常也。尺虛者行步愜然。上善云氣虛者體中氣不定也。王謂寸虛則脈動無常。非也。曰所謂氣虛者言無常也。尺虛者行步愜然。上善云氣虛者體中氣不定也。王謂寸虛則脈動無常。非也。脈虛者不象陰也。不象太陰之候也。何以言之。氣如此者滑則生。濇則死也。帝曰寒氣暴上脈滿而實何如。言氣熱脈滿已謂重實。其於滑濇生死逆從何如。岐伯曰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云詳王氏以逆為濇。如脈滿亦可謂重實乎。其於滑濇生死逆從何如。岐伯曰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云詳王氏以逆為濇。大非古文簡略辭多互文。上言滑而下言逆。舉帝曰脈實滿手足寒頭熱何如。岐伯曰春秋則生。冬夏則滑則從。可知言逆則濇可見。非謂逆為濇也。帝曰脈實滿手足寒頭熱何如。岐伯曰春秋則生。冬夏則死。大略言之。夏手足寒非病也。是夏行冬令。夏得則冬死。冬脈實滿頭熱亦非病也。是冬行夏令。冬得則夏亡。反冬夏以言之。則皆不死。春秋得之是病。故生死皆在時之孟月也。脈浮而濇。濇而身有熱者死。問義不相類。王氏頗知其錯簡。而不知皇甫士安嘗移附此也。今去後條移從於此。對曰其形盡滿何如。岐伯曰其形盡滿者脈急大堅尺濇而不應也。校正云按甲乙經太素濇作滿。如是者故從則生。逆則死。帝曰何謂從則生。逆則死。岐伯曰所謂從者手足溫也。所謂逆者手足寒也。帝曰乳子而病熱脈懸小者何如。懸謂如懸物之動也。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則死。溫氣下故生。足寒氣不下者逆而致死。帝曰乳子中風熱喘鳴肩息者脈何如。岐伯曰喘鳴肩息者脈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緩謂如縱緩急謂如緩急也。正理傷寒論曰緩則中風。帝曰腸辟便血何如。岐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熱為血敗。故死。寒為榮氣在。故生也。帝曰腸辟下白沫何如。岐伯曰脈沈則生。脈浮則死。陰病而見陽脈。帝曰腸辟下膿血何如。岐伯曰脈懸絕則死。滑大則生。帝曰腸辟之屬身不熱脈不懸絕何如。岐伯曰滑大者曰生。懸濇者曰死。以藏期之。肝見庚死。滑大則生。帝曰腸辟之屬身不熱脈不懸絕何如。岐伯曰滑大者曰生。懸濇者曰死。以藏期之。肝見庚死。

見壬癸死。肺見丙丁死。腎見戊己。帝曰：癰疾何如？歧伯曰：脈搏大滑，久自已。脈小堅急，死不治。為陰陽病急。

而見陰脈，故死不治。新校正云：按藥元方，帝曰：癰疾之脈，虛實何如？歧伯曰：虛則可治，實則死。證以反帝。

云：脈沈小急，實死不治。小牢急，亦不可治。帝曰：消瘰虛實，何如？歧伯曰：脈實大病久可治，脈懸小堅病久不可治。久病血氣衰，脈不當實大，故不可治。

注：意以為不可治。按甲乙經太素全元起本並云：可治。又按巢氏曰：形度骨度，脈度筋度，何以知其度也？

元方云：脈數大者生，細小者死。又云：沈小者生，實牢大者死。帝曰：形度骨度，脈度筋度，何以知其度也？

合在彼經，篇首錯簡也。一經以此問為逆從論首，非也。帝曰：春亟治經絡，夏亟治經俞，秋亟治六府，冬

則閉塞，閉塞者用藥而少鍼石也。氣之門戶閉塞也。所謂少鍼石者，非癰疽之謂也。冬月雖氣門閉塞，然

不急寫之，則爛筋腐骨，故雖癰疽不得頃時回。時回轉之，間過而不寫，則內爛筋骨，穿通藏府，癰不知所

冬月亦宜鍼石以開除之。按之不應手，乍來乍已，刺手太陰傍三瘡，與纓脈各二。應手也，乍來乍已，言不定痛於一處也。手太陰傍

足陽明脈，謂胃部氣戶等六穴之分也。纓脈亦足陽明脈，二掖癰大熱，刺足少陽五，刺而熱不止，刺手心主

也。近纓之脈，故曰纓脈。纓謂冠帶也。以有左右，故云各二。掖癰大熱，刺足少陽五，刺而熱不止，刺手心主

三刺，手太陰經絡者，大骨之會各三。大骨，後骨解間陷者中。暴癰筋綆，隨分而痛，魄汗不盡，胞氣不足，

治在經俞。可以本經脈穴，愈所過筋，怒熨，新校正云：按此二條舊散在篇中，今移使相從。腹暴滿，按之不

下，取手太陰經絡者，胃之募也。中腕胃募也，居蔽骨與齊之中，手太陽少陽足陽明脈所生，故云經絡者，

胃募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取太陽其說各不同，未知孰是。無胃少陰俞去脊椎三寸，傍五用員利鍼，足謂取

之募也。等字，又楊上善注云：足太陽其說各不同，未知孰是。無胃少陰俞去脊椎三寸，傍五用員利鍼，足謂取

少陰俞傍志室穴。新校正云：按足陽明及上傍三俞外兩傍向上第三穴，則胃俞兼取少陰。刺癰驚脈五。謂楊上善云：刺主霍亂輸傍五取之。足陽明及上傍三。足陽明胃俞也。取胃俞兼取少陰。刺癰驚脈五。謂外陷者中上也。鍼手太陰各五刺，經太陽五刺，手少陰經絡傍者一足陽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鍼，足太陽也。少陰經絡五。謂魚際穴在手大指本節後內側散脈，經太陽五謂承山穴，在足腓腸下分肉間陷者中也。手解谿穴在足腕上陷者中也。上踝五寸，謂足少陽絡光明穴，按內經明堂中誥圖經，悉主霍亂，各具明文。新校正云：按別本注云：悉不主霍亂，未詳所謂。又按甲乙經太素刺癰驚脈五至此，爲刺驚癰，王注爲刺霍亂者。凡治消瘴，仆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則高粱之疾也。隔塞閉絕，上下不通，則暴憂之病也。暴厥而聾，偏塞閉不通，內氣暴薄也。不從內外中風之病，故瘦留著也。蹠跛，寒風溼之病也。消謂內消，厥謂氣逆高荷也。梁字也。蹠謂足也。夫肥者令人熱中，甘者令人中滿，故熱氣內薄，發爲消渴，偏枯氣滿逆也。逆者謂違背常候與平人異也。然愁憂者氣閉塞而不行，故隔塞否閉，氣脈斷絕而上下不通也。氣固於內，則大小便道偏不得通泄也。何者？藏府氣不化，禁固而不宣散，故爾也。外風中人，伏藏不去，則陽氣內受，爲熱外燔，肌肉消燂，故留薄肉分，消瘦而皮膚著於筋骨也。溼勝於足，則筋不利，寒勝於足，則結聚，則肉痛，故足跛而不可履也。黃帝曰：黃疸，暴痛癰疾，厥狂，久逆之所生也。五藏不平，六府閉塞之所生也。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足之三陽從頭走足，然久厥逆而不下行，則氣拂積於上焦，故令五藏之氣不和平也。腸胃否塞，則氣不順序，氣不順序，則上下中外互相勝負，故頭痛耳鳴，九竅不利也。

太陰陽明論篇第二十九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四卷。

黃帝問曰：太陰陽明爲表裏，脾胃脈也，生病而異者，何也？脾藏爲陰，胃府爲陽，陽脈下行，陰陽異位，更虛更實，更逆更從，或從內，或從外，所從不同，故病異名也。脾藏爲陰，胃府爲陽，陽脈下行，陰陽異位，更虛更實，更逆更從，或從內，或從外，所從不同，故病異名也。外陰脈從內，故言所從不同，病異名也。新校正

云按楊上善云春夏陽明爲實太陰爲虛秋冬陽明爲逆太陰爲實陽明爲虛即更實帝曰願聞其異狀也歧伯曰更虛也春夏太陰爲逆陽明爲從秋冬陽明爲逆太陰爲從即更逆更從也帝曰願聞其異狀也歧伯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是所謂陰也故陽道實陰道虛實更虛也故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是所謂陽也陽受之則入六府陰受之則入五臟入六府則身熱不時臥上爲喘呼入五臟則臍滿閉塞下爲殮泄久爲腸澼是所謂病異名也故喉主天氣咽主地氣故陽受風氣陰受溼氣同氣相求故陰氣從足上行至頭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陽氣從手上行至頭而下行至足逆更從也靈樞經曰手足之三陰從足走手手足之三陽從手走足故更逆更從也故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此言其大凡爾然足少陰脈故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溼者下先受之陽氣炎上故受風陰氣潤下故受溼蓋同氣相合爾帝曰脾病而四支不用何也歧伯曰四支皆稟氣於胃而不得至經新校正云胃以水穀資四支不能徑至四支要因於脾得水穀津必因於脾乃得稟也脾氣布化水穀精液今脾病不能爲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氣日以衰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焉帝曰脾不主時何也肝主春心主夏脾主秋而脾無主也歧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獨主於時也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頭足不得主時也治主也著謂常約著於胃也土氣於四時之七十二日以終一歲之日矣外帝曰脾與胃以膜相連耳脾陰胃陽脾內胃外其位各異故相逆也而能爲之行其津液何也歧伯曰足太陰者三陰也其脈貫胃屬脾絡噎故太陰爲之行氣於三陰陽明者表